

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

中国革命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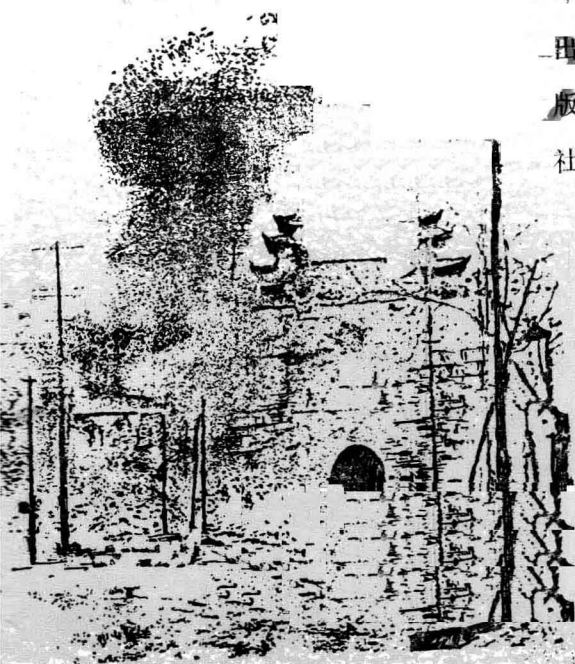
(三)

- 21、南京大屠杀
- 22、台儿庄会战
- 23、新四军
- 24、八路军
- 25、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 26、陕甘宁边区
- 27、百团大战
- 28、皖南事变
- 29、延安整风
- 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

南京大屠杀

陈荣根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南京大屠杀

陈荣根 编写

目 录

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I
二、国际安全区的梦魇.....	9
三、天下竟有杀人游戏和竞赛.....	16
四、令人发指的日军兽行.....	24
五、肆无忌惮的洗劫与纵火.....	29
六、面对死亡的不屈反抗.....	34
七、历史的回声.....	39

1937年12月7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击，很快占领了雨花台、紫金山、孝陵卫等城外制高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南京城墙阵地。13日，日军攻入中华门，南京沦陷。

南京的陷落，是中国抗战史上惨痛的一页。日军在攻陷南京后，展开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蛮大屠杀。这一惨案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一幕。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使其法西斯同类德国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南京，是一座美丽的古城，它既古朴雄浑，又不失江南水乡的妩媚，湖光山色包孕其中，秦淮河的月影桨声更是令人迷醉。可是，日寇的铁蹄却使这座美丽的古城变成满目疮痍，一片焦土，宛如人间地狱。

日军对南京人民的屠杀，早在攻陷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八一三”战火燃起后，日军一边攻打上海，一边即开始了对中国后方和平城市的轰炸，国民党首府南京便是其轰炸的重点。据日军自己发表的战报报道，这一时期，日军共动用了800架次以上的飞机轰炸南京，投掷了数以百吨计的炸弹，炸死了无数无辜的中国百姓。南京的城南区，是人口稠密的集居地，也是日机轰炸最集中的地方。9月25日，晨曦（Xī）初现，南京市民在惶恐不安的情绪中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城中的达官贵人早已卷起家财逃到武汉、重庆等后方城市，普通的市民则同往常一样，进行着各自的日常工作。在市南最繁华的新街口，人群来来往往，一些人聚集在路边，带着焦虑不安的神色，交换着从各种渠道打听来的战况消息。眨眼间，城市上空，数10架日军飞机呼啸而至，对着密集的人群投下了串串罪恶的炸弹。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只见大批行人倒在血泊之中，情景极为凄惨。

在南京中央医院，气氛既紧张又忙乱，挤满了在轰炸中受伤的市民和大批从前线送来的伤兵。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穿梭在病人与伤兵之间，进行着紧张的诊治。年轻的护士小姐，小跑着跟在医生的身后，细心护理着病员，她们的脸上沁出了晶亮的汗珠。可是谁也不曾料到，灾难瞬间会落到树立着醒目红十字标记的中央医院。面对国际通行的救死扶伤红十字标记，日本空军竟视而不见，依然把它作为轰炸的靶标，扬下大量罪恶的炸弹。顿时，大批医务人员和病人在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中倒下，医院几乎被夷为平地，只有那个被日军炸出的深度达20尺、直径有40尺的弹坑默默地陪伴着无数个冤魂。

轰炸后的南京，一片惨状，街上触目可见的不是零落的尸体，就是断肢残骸，不是废墟，就是直冲云霄的熊熊大火，还有那血肉模糊，匍匐、挣扎于废墟之中的受难的人们。有一位父亲，从楼板和墙壁间的小窟窿中钻出来，怀里抱着头部受了重伤的10岁的女儿，他的神情异常恐慌。他已经失去了母亲、妻子和另外两个孩子，他害怕再失去这唯一活着的

亲人。有许多孩子被眼前的惨景吓得如同惊弓之鸟，他们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这一切，哭着、叫着，在废墟中寻找着已无处可以寻找的亲人。

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睛里，被侵略人民的生命是不值得怜悯的。对日军来说，轰炸只是其整个侵略战争的小小步骤，更野蛮的侵略行径还在后头，一场亘（gèn）古未有的浩劫即将降临到南京人民头上。

12月12日，蒋介石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临阵脱逃后，全线崩溃。大批官兵放弃了抵抗，他们有的扔掉武器，有的退入城内，有的向长江边溃逃。一时间，在南京挹江门至下关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名中国士兵和想逃离南京的难民，但是他们却找不到渡江的工具。因为早在数天前，唐生智为了唱“誓死守卫南京”的高调，已将1000多艘渡船破坏殆尽。此时江面上只有日军的炮舰在游弋，向着零星的渡船炮击，等待逃生的人们只能眼睁睁的望江兴叹。黑夜降临了，长江在夜色迷濛中呜咽东去，滞留在江边的人们为恐怖的气氛所笼罩，他们无法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第二天清晨，日军第6师团谷寿夫部队，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他们直扑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一带的难民聚集地，用刺刀、机枪屠杀了数万名无辜群众，使中山北路和中央路成了一条血路。至此，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的序幕被拉开了。

在日军攻陷南京前，日军统帅松井石根在给唐生智的劝降信中曾谎称：“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刻无情，但对于

非武装的中国平民，则采取宽容和善的态度”。日军的劝降传单也鼓吹：“皇军将给和平的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然而事实与他们的谎言完全相反。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的共同特点就是用极其残酷的、灭绝人性的手段，迫害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以期达到征服这个国家的目的。松井石根曾对进攻南京的谷寿夫、中岛、牛岛、末松四个师团长宣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它具有国际意义，我们要发扬大日本的军威，而使中国人民畏服。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按预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企图通过血腥屠杀使中国人民丧失反抗意志，屈服于它的淫威。战后，据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有计划的集体大屠杀共有28起，屠杀人数达19万之多。此外，有据可查的零星屠杀计有858起，屠杀人数达15万，两项合计我被残杀的同胞总数已超过了30万。战后，不少大屠杀的幸存者们，用他们的血和泪，写下了一份份使人不忍卒读的证词。

12月13日上午，日军攻破中山门。在城墙上，日军已停止了抵抗的中国伤兵被日军抓住，他们被逼着在城墙边排成一行。日本兵举着刺刀，疯狂地吼叫着向伤兵的胸膛刺去，然后将他们一个个挑下城去，顿时只见城墙上鲜血飞溅，城下的护城河很快变成了赤红色，河中填满了被残杀者的尸体，整个现场气氛阴森，令人毛骨悚然。屠杀完伤兵，这群兽兵顾不上擦去刺刀上的血迹，马上就向南京城里扑去。中午，日军第16师团的装甲兵分队冲到了南京城北的长江边，切断了南京市民和中国溃散士兵最后的逃生之路。当

时，南京的三面陆地都被日军包围，只有临近长江一面的下关和燕子矶两处渡口还有一线逃生希望，成群的南京市民和溃散的中国士兵纷纷涌到下关和燕子矶江边，人数有10多万，但由于没有渡江工具，只能滞留在长江边。日军16师团38联队以装甲车为先导，从南京挹江门冲出，扑到下关，动用了机枪、步枪、小钢炮，对聚集在江边的人群拼命射击，在爆豆般枪炮声中，无辜的中国百姓成批地中弹倒地，最后剩下少量未被子弹击中的残存者，也被日军驱赶进长江活活淹死。短短时间内，下关江边的数万中国百姓就残死在日军的血腥屠刀之下。率领这支部队的旅团长佐佐木道一，在他的战报中还无耻地夸耀这支兽军屠杀行动神速，在很短时间内就打光2万发子弹。在燕子矶渡口的长江边，也聚集着近10万的中国百姓和解除了武装的士兵。日军赶到后，将大批的中国人驱赶到江边八卦洲的沙滩上，四面架起几十挺轻重机枪，疯狂扫射，不多时，沙滩上、江面上排满了死难者的尸体，他们中有成年男子，也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堆积在沙滩上的尸体，一直到次年的夏天也未清除干净。据当时被屠杀的幸存者陈万禄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提供的证词证明：燕子矶的死难者达5万之众。

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整整持续了6个星期。14日，随着日军谷寿夫、中岛、牛岛、末松四个师团的部队全部抵达南京，一场全面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作为随军记者，亲历了这场大屠杀，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所见到屠杀后的惨景：马路上到处是尸

体，有的烧得焦烂，有的被隆隆驶过的坦克碾压得七零八落，空气中充溢着刺鼻的尸体臭气。铃木感到自己象是置身在地狱，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地狱的“狱卒”。

15日下午1时，日军在原国民党司法院难民区，搜捕了2千多名青年，将他们赶到汉中门外，用预先设伏的重机枪进行扫射。枪杀完毕后，日军又用刺刀将倒在血泊中挣扎的重伤者一一扎死，最后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屠杀持续了4个小时，血水将秦淮河染成了红色。这天傍晚，又有万余名被日军掳获的中国军民，在明晃晃的刺刀逼赶下，被押到下关码头。日军对着难民，每隔10步即放置一挺机枪，从黄昏开始扫射，一直屠杀到深夜。黑暗中，机枪枪口喷出的火光就象点点鬼火，疯狂吞噬着无辜者的生命。屠杀后的码头上，黑黝黝的尸体堆积似山，地面上到处是血浆，在惨白月光的映照下，泛出成片微弱的光亮，尚未断气的人呻吟着、抽搐着。几百名被日军留下来搬运尸体的“苦力”，在刺刀的胁迫下，无声地搬运着尸体，将他们扔进长江。日军士兵在一旁冷酷地看着这一切，等“苦力”们搬光了尸体，便逼着他们在长江边站成一排。哒！哒！哒！随着一阵机枪声，这些“苦力”一个个应声跌入长江，被涛涛江水卷走。当最后一个“苦力”消失后，下关码头显出死一般的寂静，天上的月亮，它无声无息地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记下了日寇又一次屠杀我2万多同胞的罪行。

16日下午，日军中岛部队砸开原国民党监狱的大门，将上万名“犯人”（其中半数以上是老百姓）驱赶到南京江东门

外，将他们集中在江东门的街道上，拥挤不堪的人群长达3、4百米。到了晚上，日军先点燃街道两旁的草房，熊熊火光将街道照耀得如同白昼，然后日军堵住街道两头，架起重机枪，向人群拼命扫射。顿时人群中传出一片哀号，惨叫之声惊天动地，听了使人肝胆俱裂。屠杀后的第二天，日军的辎重部队开到江东河，为了让辎重车辆过河，日军竟然用被他们杀害的无辜者的尸骸来填河筑桥，被他们扔下河的尸体中，有些还是未断气的重伤者，在日军为固定桥板打桩时，还能听到夹杂在尸体中的这些未断气者的呻吟。日军将这座由尸体堆砌成的桥命名为“中岛桥”，大批的坦克、军车从桥上隆隆地驰过。据后来掩埋尸体的红十字会的粗略统计，桥下约有尸骸1万5千多具。

在长江边，日军有计划的大屠杀每天都在进行。16日，日军在下关鱼营，屠杀了9千多人。在下关煤炭港，屠杀了1万名青年。在下关中山码头，屠杀了5千多人，共计2万4千多人。17日，在下关上元门，日军又屠杀了3千多人。

日军的屠杀不仅集中在南京城里，凡其铁蹄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南京市郊，也被日军反复扫荡，大量无辜者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如在南京近郊的三叉河地区，日军一次屠杀的村民近千人。在上新河一带，一次屠杀我同胞2万8千多人。

南京沦陷前，许多市民为了避难，逃到了郊外，集居在沿江一带村庄，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避开厄运，但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幻想，日军的扫荡部队同样没有放过他们。在

幕府山，日军将扫荡中抓捕的5.7万多中国军民集中在这一带的5、6个村庄里，然后将他们围困起来，断水断粮，结果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冻死。18日，日军又用铁丝将幸存者两人一捆，押到下关草鞋峡，将他们围成一圈，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在纷飞的弹雨中，中国军民成批倒在血泊之中，一些勇敢者高叫夺枪，向日军的机枪冲去，但很快被密集的子弹射倒。日军用机枪屠杀后，为消灭罪迹，遂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焚烧，最后又将尸骨全部扔进长江，为此，日军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干了整整一天，才将被杀者的尸体清运完毕。

在南京乌龙山一带，日军包围了从南京逃出的2万名难民，将他们围困在江边的一大片沙滩上，在整整一个星期中，日军完全切断了对难民所需的水和粮食的供应。一星期后，日军以为饿了一星期的难民已经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故只派出了2个小队的机枪去“解决”沙滩上的难民，其它部队则在高处监视。当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叫时，日军万没有想到，一星期滴水未进的中国难民会有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只见他们高声呐喊，向前猛冲，将机枪踩在了脚下。这时，站在高处监视的日军，便慌忙将原先准备用来屠杀后毁尸灭迹的汽油桶，全部泼向涌过来的人群，随即纵火点燃，蓦地在难民周围形成一片凶猛的火海。火海中，难民们一个个变成了火人，他们东闯西突，在火中挣扎着、翻滚着，不一会儿便渐渐地不动了，只剩下了火焰在跳动。其惨状使人悚然心惊。

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南京蓄意制造的血腥大屠杀，与德国

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屠杀犹太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是兽性的大暴露。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本法西斯政府不仅不予以任何制止，相反还大肆进行宣传，把日军对南京的蹂躏说成是“耀扬国威”、“膺惩支那”的“光荣”事迹。日本的随军记者竟作出如下报道：南京城内外，到处是鲜艳的赤红，如果用彩色照片拍下来，一定是非常壮丽的景象。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曾用来夸耀日军“战绩”的报道，恰恰成为战后控诉其暴行的历史铁证。

二、国际安全区的梦魇

早在日军攻陷南京前，沿沪宁线和京杭国道线一带的中国百姓，即已遭到日军毁灭性的摧残。据当时美国著名作家埃得加·斯诺报道，在南京陷落前，仅江南地区，中国军民死伤即达60万，其中半数是平民。长江三角州地区原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在日军的蹂躏下，许多城镇已化为了灰烬，田地一片荒芜，累累尸骨触目可见。即便是在战争中幸存的人们，此时也已无家可归，颠沛流离，沦落为难民，其人数不下1800万。他们饥寒交迫，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许多人希冀逃往南京，以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庇护。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的外围防线句容，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遂决定迁都重庆，南京城内一片混乱，人们处在惶恐不安之中。在宁的外国驻华使馆，此时也纷纷

通知其侨民迅速撤离南京，其中有不少负有正义感的外籍人士，决定留在南京，希望能为中国的抗战出点力。在日军迫近南京后，这些分属英国、美国、丹麦以及德国等不同国籍的人士自动聚集在一起，经与中国一些民间人士商议，决定仿效驻上海的外籍人士在沪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在宁成立南京国际委员会安全区，想凭籍着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则，在战火中保护南京的无辜百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15位外籍人士组成，德国人雷伯担任主席，美国人贝德斯博士为总干事。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派人与中日双方进行了交涉，要求根据国际法则，将安全区确立为“非武装区”，安全区中立于交战的双方，在此中立区，不要驻扎军队，也不要对难民区采取军事行动。对此，中国官方立即予以了肯定的回答。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宣布同意设立安全区，并划出了安全区的地域，同时从核准的安全区撤出了所有的军事设施，撤销了防空高炮阵，并严令部队不准进入安全区。

安全区位于南京市内西北部，在中山北路以北，从新街口起到山西路止。在这一区域内，集中了美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大使馆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金陵神道学院等大学。在这一不大的区域内，最多时集居的难民达15万之多。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还把安全区的行政权移交给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同时为了维持安全区的秩序，将450名警察配备给委员会，还向他们提供了3万担米，1万担面粉，一些盐和10万元法币。

为了就安全区的问题与日方进行交涉，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专程派人到了上海，通过上海难民区的法国饶神父，向侵占上海的日本军事当局递交了报告，天真地希望日军能遵循国际法则，承认南京安全区。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词典里，是根本找不到国际法则的。公然践踏人类一切文明，是侵略者的本性。因此，安全区虽然设置了，但由于日军不予承认，使安全区名不副实。

在南京沦陷前，对日寇的暴行感到惊恐的南京市民，纷纷涌进了安全区，祈祷安全区能在战乱中给他们提供庇护。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溃散士兵，也脱下军装，扔掉武器，进入安全区避难。但安全区并不是铜墙铁壁，并没有给难民带来“安全”。日军攻陷南京后，对集中在安全区的大批难民，照样肆意实施其暴行，使安全区和南京其它地区一样，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外国人士，出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立场，多次以委员会的名义向日军当局进行交涉，请求他们约束军队，停止对难民的暴行，日军当局对此嗤之以鼻。12月1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竟声称，日军决心给南京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教训敢于反抗大日本皇军的中国人。日军进入南京后，在安全区内到处乱窜，无恶不作。安全区的难民简直生活在日军的刺刀之下，生命时刻受到威胁。安全区的妇女，每时每刻都有人惨遭日军的奸淫凌辱。安全区难民的财物，被日军洗劫一空。遇到日军官兵施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外籍工作人员，只能低声下气地求刽子手们发发善心，怜悯那些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无辜百姓，但面对一支野兽般

的军队，这些苦口婆心的规劝不可能起任何作用。

日军对安全区的存在十分恼火，侵略南京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在多次拒绝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外籍工作人员的求见后，恼羞成怒地说，大日本皇军正在进行的是“圣战”，它显示了天皇陛下军队的赫赫武威，这一神圣行动，不需要任何人来指手划脚，安全区必须解散。有最高指挥官的放纵，日军对安全区难民的暴虐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捏造说安全区中隐匿了中国军队，借口寻找这些国民党“便衣军”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结果难民中的青年统统被他们当作“便衣军”加以集体屠杀。在金陵大学旁的一个难民收容所，日军一下就抓了1千多个青年，他们中大部分是从未碰过枪的无辜者，只有少数是已解除了武装的国民党士兵。其中有四个广东青年，从家乡跋涉千里，一腔热血来南京参加抗日，在国民党兵败后，他们退入南京城内。安全区外籍工作人员劝说他们扔掉武器，换上便衣，以为这样就能保护他们的生命，却不料日军的野蛮远远超出了现代文明人所能想象的范围。此刻，四个广东青年谁也不愿被日军押走，他们意识到此去将意味着什么。带队的日本军官见他们不肯走，便举起了手枪，转眼间，四个活生生的青年倒在了血泊之中。随即日军又拿绳子将其他青年捆成一串，用刺刀押往刑场。这些青年被押出难民区后，他们的青春年华在日军明晃晃的刺刀下，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在事后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他当时感到全身一阵冰凉，仿佛生命已离他而去，只有刻骨的伤心萦绕全身，面对年轻生命的死亡，